

光怪陆离的香港

——以曹聚仁的小说《酒店》为例

张小力

香港都会大学(原香港公开大学), 中国·香港 999077

【摘要】《酒店》这部小说描写了五十年代大陆南来的中上阶层在香港的生活,他们好似被时局无情抛弃,不想回首过往、记忆却时时刻刻刺痛着他们。在灯红酒绿、歌舞升平的背后,是他们离开家园的心酸无奈、失落脆弱、有口难言,沉沦放纵中人们的意志渐渐被腐蚀。

【关键词】《酒店》; 住房; 服饰; 社会

1 绪论

曹聚仁(1900-1972),民国著名记者、作家。浙江浦江人。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。1922年到上海,任教于爱国女中、暨南大学、复旦大学等校。1932年创办《涛声》周刊。1935年与徐懋庸创办《芒种》半月刊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任战地记者,为《申报》、《立报》、《社会日报》采访战地新闻。上海沦陷后,以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身份,往来大江南北,报导抗战实况。抗战胜利后,任“前线日报”总编辑,同时兼香港《星岛日报》编辑,后为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写特约文章。1956年起曾多次回国参观访问^[1-3]。

他一生孜孜不倦,写下4000多万字著作。题材有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游记、传记文学等。成集者约70种,有《国学概论》、《采访外记》、《鲁迅评传》、《我与我的世界》、《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》等^[9-11]。

本文以曹聚仁的小说《酒店》为例,探讨其笔下光怪陆离的香港。

2 文献综述

20世纪80年代开始,随着国内学术环境日益宽松,曹聚仁的著作陆续在大陆出版,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也陆续展开。由于曹聚仁的多重身份,及其创作领域众多,对其的研究范围也呈现“散”和“广”的特点。学者们从政治、历史、新闻、文学各个角度对其人和作品进行分析。如:(一)生平经历:《曹聚仁研究》、《自由报人——曹聚仁传》、《百年回眸曹聚仁——纪念著名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》,(二)与名人交往活动:《曹聚仁与周氏兄弟》,(三)新闻事业:《战地记者曹聚仁探微》,(四)文学成果:《历史的偶然:从香港看现代中国文学史》、《曹聚仁与〈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〉兼谈曹氏学术观》、《“史人”“妄人”曹聚仁且说他〈鲁迅评传〉的硬伤》^[4-8]。

3 研究方法

文本细读法:以《酒店》小说文本为中心进行细读,体会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及情感,通过仔细阅读分析该书是如何为读者展示五十年代的香港。

文献分析法:根据关键字搜索相关文献资料,对涉及《酒店》、曹聚仁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阅读,了解当前的研究角度、广度与深度,从而全面的、正确的了解、掌握所需研究内容,拓展本课题的研究思路。

4 研究主体

《酒店》这部小说描写了五十年代大陆南来的中上阶层在香港的生活,他们好似被时局无情抛弃,不想回首过往、记忆却时时刻刻刺痛着他们。在灯红酒绿、歌舞升平的背后,是他们离开家园的心酸无奈、失落脆弱、有口难言,沉沦放纵中人们的意志渐渐被腐蚀。

4.1 住房

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南来的这批人在香港的居住

环境,他们一部分住在木屋区:

人口多:只有大埔道尾上那么一个小天地,有机会摊平来的话,就够填补上太平山半山区的人口。

环境嘈杂:我们从大埔道那广场,拐一个弯,进入曲折蜿蜒夹道板房挤成的细长市场;电灯到市场口上就停了步,汽油灯,煤油灯和迎风摇曳绿荫荫的电石灯,代替另一世界的光明,穿过了柴米,油盐,杂货,肉摊,面店,小茶馆,小饭馆,故衣摊,旧家具,这些家常日用必需品的市场,隔上十家二十家,就有条小巷,通往住宅区。

巷道窄:有时,一连串去的行人,要侧转身来在巷侧避道,等那一连串来的行人过了,才可以向前行进。

排水差:天一大雨,人行狭道,也就泛滥成为溪涧,让大家涉水而过

居住空间小:好似四合房的小院子,香港人习惯称之为二厅四房;所谓两厅,就是两个比较敞大的前厢,四房,那是用板壁隔开的前后厢四小间;四围也是木板钉成的墙头,漆着柏油,避免虫蛀雨打。这院子,就住着六家人家,男女老少三十多人。

私密性差:这样的小院落,谁跨出门口一步,几乎和六家都会有点牵连

而住在女主家这一院落的有曾经的少将团长、督察专员、税务局长、省立中学的校长、民众教育馆馆长兼商会会长和县参议会会长、内政部参事等。无论之前如何叱咤风云、身居高位,来到香港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,资金条件匮乏的情况下,他们也只能挤在这窄小、嘈杂的木屋区。

当陈天声的妻子带着孩子们来投奔他的时候,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他,也只能是带着他们在澳门“看过几场电影,吃过两次大菜,坐过几次的士,在海滩上游过水,翻过触斗;汽水、雪糕、芒果、橘子都吃够了”之后便搬出酒店,“挤在新马路的一家裁缝铺的楼上,一间前楼带一骑楼。天声夫妇俩,带着顶小的阿璋睡在床上,阿珠睡行军床,玲玲、珑珑在骑楼上搭个铺位;一个衣柜,一张书桌,一堆箱篋,就把这房子塞满了。”甚是拥挤;而且怀揣淘金梦的陈太太的堂弟,“澳门住不得,香港去不得,大陆归不得,晚上拖了一床蓆子在过廊上摊地铺,事事碍手碍脚的”无处可去,十分无奈。

4.2 服饰

女主黄明中的服饰变化:

刚下海:先前,穿了一双半新黑皮鞋,配上了麻纱袜半高跟的掌子。

窜红后:不久,鞋跟越来越高了,尼龙袜天天是新的,浅黄,浅紫,深黑,橙黄,绣花,镶珠,一天一个花样,砾红,墨绿,白色,蛇纹,皮鞋的颜色也跟着她的手袋,天天在变换着。三天洗一次头,一星期理一次发,板定要十四号替她擦鞋子,志杰一面擦鞋,她就一面欣赏,一面逗着他说着笑。

林弟的服饰变化:

在M酒店做“小姐”时：穿着一袭蓝花印度绸的旗袍，挟着一方毯子低着头在啜泣

在清华舞厅做舞女：她那套湖色轻纱的晚服，配上了银色的高跟鞋

陈天声初见他的四个孩子时，看见的是：“那肮脏的双腿，那鹑衣百结的衣衫，那一条条给指甲抓碎痕的残痕，刀似的刺入了他的心头来。”而且想到：“她们在北风里发抖，他却替明中披上一件狐皮的大衣。林弟的四季衣衫，有三季是他替她备办的；他自己的儿女，就跟叫化子那么破烂；他赚来的十个钱，就有六个钱这么胡花掉的。”内心的愧疚感就在不断累加。

陈太太的堂弟在进赌场前，仅有“双破旧的皮鞋”和“两个戒指”，在赌神的照应下获得第一桶金之后：

他走向新马路，找一家衣铺，买了几件现成的西装裤，配上几件新的夏威夷衫，换了一双新鞋；新袜子；这个大乡里，刹时间，变得够时髦了。他到理发店剪了发，用心把耳边头边的积垢清理了一下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才回复了他的青春。

小说的最后，林弟解脱在海难中，黄明中被送入疯人院，陈天声去收拾她们的物品时，让读者再次了解香港的舞女的生活物品：

天声从明中的寓所里，检点出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矮的、凸肚子的、方面孔的、椅圆形的、三菱式的、橙黄、湖绿、黯黑、紫红、一连串香水瓶子，配上了玫瑰、双蒸、高粱、大菊、茅台、葡萄、薄荷、白兰地、惠司克、伏得卡一连串中外名酒，那半跟、平底、高跟、银白、金黄、蛇皮、鳃皮、一大堆皮鞋，那方的、圆的、藤的、竹的、玻璃的、纹皮的、花卷式的、方盒式的、大红的、漆黑的、一大堆皮包，那塞满了衣柜的，单的、夹的、棉的、皮的、丝的、麻的、长袖的、短袖的、高领的、开襟的、镶边的、装铤的衣衫，这都是明中的生活实录那。……等到天声镇静下来，重新把明中的卧室检点了一番；那梳妆台抽屉里的口红、胭脂、雪粉、冷霜、瓶儿、盒子又是一大堆，论百条手帕，彩虹似的躺在那边；打开手饰盒一看，珠圈，戒指，锁片，就是那么几件；一大叠账单；三个月房租，一千多衣料，五百多裁缝工资，米店三百多。……总共一算，得付五千多的现款。他就把那些能变现钱的都变了现钱，一堂梨木的家具，只拍卖了八百多，珠圈不过换了一千五百，总共找到了四千八百多的现款；他只得自己垫了六百块钱，了却这一场粉红色的残梦。他就把那一堆生活记录，收拾在一只黑色的手提箱里，连着明中的一张半身彩色照片带回到自己的寓所中去。

此时的香港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只敬衣衫不敬人的社会，这些南来的人们在经历了拮据的窘境之后，一旦富足起来，首先便是装扮自己，打扮上相近了、便感觉好似融入了这个社会。像女主黄明中这样的装扮，和她红了之后的经济状况有关，也和她纸醉金迷的职业有关，更和她逐渐迷失的品质有关；她在香港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放纵、迷失、沉沦、堕落、逐渐不被救赎。

4.3 社会

《酒店》描绘的香港社会，很大程度也是这些南来人的真实社会，黄明中即将下海的时候作者就进行了这样的叙述：“到了香港这个「笑穷不笑娼」的世界，「面子」究竟值得几文钱？「光荣」又值得几文钱！踮在泥浆里的鞋子，尽管面子上擦得发亮，底里还是那么肮脏。”这些南来的欢场女子，下海前大都这样认识周遭的生活。

清华舞厅的朱大班：

十多年前，且不说壮志凌云，总还自负是个血性男子汉！抗日战争中，也曾打过几次硬仗，立过几次战功，还算是抗日

英雄！到而今，东向客人叩头，西向舞女作揖，还要听老板的冷言冷语！

他认为“到了这个圈子，只能适应这个圈子的生活”。

男主陈天声，做过大学教授，有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头衔，曾是汉口的教育局长，到了香港变成了古董经纪人，曾经的抱负和雄心，如今变成空虚和寂寞。

舞女白璐珊“先前的丈夫，大陆解放前，做过某地的国大代表”；黄明中的父亲是南京中央银行的会计长；擦皮鞋的滕志杰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。

他们在“好似男女之间，只有情欲这件事，放纵得很”的香港过着“今朝有酒有朝醉，有钱不花，更待可时”的生活，舞女们“把青春廉价出售”然后再“收买人家的青春”；大部分人也只是认为“香港这地方，人情薄于纸，饿得死人，不找个混饭行当糊糊口是不行的”，所谓的有钱人也将“礼法寻常，早就扫到垃圾堆里去啦”只沉溺于情欲。

旧的社会关系，旧的一重重的网，把我们好好扶养起来，如鱼得水，活得很好！如今可不同了，那宗法的网割掉了，家庭拆散了，社会关系改变了；……共产党割掉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，从南京一脚踢掉我，一个锄斗翻过来！……恰好翻到有闲阶级的网里面

“我们这个世界，酒精加上女人加上床板，就是这么一幅图画。”这些和旧制度相关的人逃到新制度暂未涉及的香港，惊魂未定还找不到谋生之路，他们内心矛盾、失魂落魄，有些甚至在欲海里越陷越深。

5 结论

《酒店》为五十年代香港社会留下了生动的剪影，这些南来的人，有在政治上失势的官员、有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、有被时局裹挟而来的下层平民，他们社会地位骤降，生活轨道彻底改变，“身份”上充满困惑与焦虑，过着没有明天、没有希望的日子。酒店、舞场、赌窟成了他们的活动场所，有些是生活所迫为了生存；有些则是麻痹心灵，苦中作乐。这些醉生梦死的荒诞行径背后，是一群人的悲哀、痛苦、沉沦和挣扎。通过曹聚仁的这部小说，我们可以再次了解一个时代的一群特定的人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曹聚仁.《酒店》，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9.
- [2] 卢敦基.《自由报人——曹聚仁传》[M]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3.
- [3] 李勇.曹聚仁研究[M]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1.
- [4] 王宏志.历史的偶然：从香港看现代中国文学史[M]，香港，牛津大学出版社，1997.
- [5] 徐友春.民国人物大辞典[M]，石家庄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1.
- [6] 张超.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[M]，南京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4.
- [7] 黄志辉.战地记者曹聚仁探微[J]，国际新闻界，2013，35(6)：8.
- [8] 柳哲.百年回眸曹聚仁——纪念著名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[J]，岭南文史，2000(2)：5.
- [9] 章念驰.曹聚仁与<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>——兼谈曹氏学术观[J]，史林，1986(2)：136-139.
- [10] 朱正：“史人”“妄人”曹聚仁且说他<鲁迅评传>的硬伤[J]，鲁迅研究月刊，2009(3)：89-96.
- [11] 朱正.曹聚仁与周氏兄弟[J]，鲁迅研究月刊，2009(6)：78-95.

作者简介：张小力(1990.12-)，女，汉族，吉林，硕士，香港都会大学（原香港公开大学），研究方向：中国文学。